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六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徽州府儒學重脩先師廟碑

古之立學者列祀先聖先師時敘遞主先師各以正業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尊聖欲䟫親師欲數禮也自孔子出總聖明兼作述爲百世師我　國家特祀先師則惟與主孔子　世宗定號易主千古一新上之　天子臨雍皮弁祭菜外自監大夫部使者而下行部必謁過闕必趨上丁釋奠內則三孤九列

具在廟庭外則藩臬大吏暨羣有司莫不齋宿將事時序朔望內則大司成帥國子民俊外則郡邑牧長帥博士諸生濟濟蹌蹌犂然拜下概諸典制視古昔先王有加概自夢奠兩楹聖人不作久矣堂皇俎豆禮不虛行無亦緣尸祝而示儀刑爲作人地故敎射者示之鵠敎戰者示之旌乃若西極化人厥有象敎使其心之所存目之所注毋或二三有待而興皆是物也諸生誦法孔子奉身以爲己歸由是望宮牆歷階序升堂入室僾然如將見之猶之射候鞠旅布三乏而建七星猶之頂禮經行躋莊嚴而奉殊勝雖有

[illegible]蹊不越步趨迄今宿學閎儒胥此塗出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毀著者也第承平久率襲恬愉韋甫逢掖之偷什佳
嚮昔往往曠學舍若唐肆錮掌故若尸居甚則廟貌
僅存風雨不蔽藉令有司脩葺不憚征繕以更新受
事者媮受直者怠程功稱事曾不能以什三比告成
功僅取塗塈而已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固非虛語新
都為文獻舊國獨當畿輔之南其域文明其風清越
洛川閩海斯其積石延津朱五大儒其三由此選矣
世稱東南鄒魯不然乎哉郡學抱紫陽負飛布左壓
七曜右撫五辰要以天章地靈居然人文之藪也昔

之用民者不及敝而亟新之類皆粉飾講堂以愉寓目脫非目力所急亦謝未遑久之廟日就圮尊經閣日就頹率置勿問郡守濟南高公時至惟造士爲葺葺始以力詘舉贏惡能卒辦居三年爲歲乙酉士嘗賓興公乃就郡相井陘于公瀚餘姚胡公邦彥武陵龍公膺相與協謀茲吾黨事也時不可失屬歙陳令君九官主計檄下郡從事于三畏巡工費以緡計者六百有奇取諸公羨自春正月經始至于三月訖工由輿作以及廡門莫不壯麗由枝撐以及平城莫不堅完材無雜良工無浮食務無關出民無作勞大役

舉矣　詔以王文成而下三君子從祀廟中與告成
會于時郡守相帥邑令長及博士諸生奉主入廟乃
落新成亦希覯也先是太守公謂士知敬道而後可
與明經於是乎治廟以章有敬士知尊經而後可與
適用於是乎治閣以示有尊昔歲之春五星聚于奎
壁乃用形卜治文昌祠以當下流是歲郡中舉士若
而人林林盛矣博士帥諸生踵門而抵不佞頊者考
尊經閣則殷尚書養實碑之考文昌祠則李太史本
寧碑之惟茲廟成則重典也司馬碑矣不佞昔嘗發
身郡學即不任將何辭夫子之得邦家綏和響應要

必庶而富富而教三年有成郡中生齒滋蕃生業滋殖重以弓旌相望絃誦相聞亦既富庶而教之三者備矣自太守公入境熙熙休息齊民比及三年居舍不治脫有公事糈不登庚金役不及丘余清靜以寧三年如一日也乃今發帑庫聚百工定章程興百廢翼翼新廟三月告成學詎改慮而爲觀美哉無亦教思無窮夫各有所當也今之棫樸具在儒林清廟明堂不可勝用乃若輔首善襲流風蔚有條枚殆難僂指數　明興十世歷二百年三歲則賓興累千計偕則入對三百何斌斌也顧先正之在祀典者先後四

人槩諸上第上卿百不當一要以西晉東越南粤中
吳大都數千里而得一人久而後定昔在有宋郡中
得五之三當世無讓成周所得董董南國猶之乎豐
鎬也間其無聞大舜何人有為若是太守公起家齊
魯近聖人之居出守嶼區當先儒故郡無論經術高
等功令風行直將揭聖道於中天獎多士以楨王國
三君子匹暇論已後死者之得為孔子徒也寧無有
獨觀昭曠如文成其人乎即得一人足與有宋三君
子齒夫夫祧諸家而祖孔子亦猶隆準之祖神堯進
之則瞠乎其後可以希顏又進之則絕塵而奔庶幾

乎速肖是之謂立其三不朽云乎哉此則我　國家造士之本謀抑亦當事諸大夫之上願也諸博士爲倪章爲陳簡爲張鳳起爲楊參爲濮澌凡五人自胡沛然汪士友而下凡五百人法得備載

宣城詹令君去思碑

夫令近民者也近民莫若廉廉則得已廉者務與才合廉而才則得民善用才者務以循才而循則得衆三者皆得宜必由衷衷則得全故廉可能也才爲難廉而詘於才直剟之操耳小廉惡足用也才可能也循爲難不循直虎而冠耳小有才惡足用也循理難

夫尤莫難于由衷不衷直煦沫耳小惠惡足用也故廉吏什一進之則什廉而一才又進之則什才而一循要以由衷曾不能以百一何以故工拙異也寬猛異也華實異也宣城故善邑幸而得詹令君令君起樂安世家舉宣城沈太史榜進士居常席父兄故業服聖賢遺言從事務求諸心而檢身若不及比得一當百里庶幾日可見之行始至皭然不緇斤斤乎其矜一介觀者曰貞士也吾見其不忮吾見其不求政有本矣既而定章程申要束埸功起田賦均民用紓文事備鵜冠稅肺石平觀者曰吾見其發硎吾見其

迎刃其斯以爲通才政有章矣久之釋不辜捐不急去泰甚法自然受令　縣官履畝經野所部望風程督列邑騷然令君謂　高皇帝取給軍興率倚三輔詔凡七下薄賦減租斯民則其遺民臣事講亾敢闕二百年之澤於是籍山籍地籍磽确籍沮洳悉如故第步田而從其新他若城市廬舍道路丘墳悉罷勿步先期畢事境内咸罔聞觀者躍然曰長者哉上不盡法下不盡情孳孳務得民和政有心矣　上方申久任之令令君守宣城者六年政再告成乃首　召宣城令于時諸父老恍然自失夫夫安復得令君良吾

儕其尸祝之以當社稷宛有隱君子雅有儒行賓于鄉服儒服冠儒冠聚族而謀諸野今君子民如父母固宜齊民饗今君如神明記有之饗者鄉也鄉今君廉也鄉其廉而才才而循也顧諸父老知嚮往美直未得今君之心寧爲莫莫毋爲皎皎寧爲鸞刀毋爲割刀寧爲皞皞毋爲驩虞寧爲輪囷毋爲刻畫時而勿勿時而皇皇政必由衷率是心也今君家世受儒稟儒術以飾吏治則其廉則端儒也則其才則閎儒也則其循則醇儒也乃若精白一心歷六載而無斁其斯爲君子儒乎祭其中斯民由我而無如由我而

無告由我而不埏命由我而內溝中無所解於其心
即益之九載猶是也不得則恫瘝得而不居則劬恂
茲其求道之心與夫求道者莫如師文王稱文王者
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視民如傷望道未
見文王之心也比年以來俎豆之事黨為政非此族
而在祀典者林然相望於民間　上方一切廢之以
殄不經之祀吾儕之為是舉也為有功烈於民者祀
也謂之禮經有如異日者今[illegible]廟之不可自我而格
禁令翼翼昭事謂令君[illegible][illegible]不及聞非其心矣無已
請以七尺之石當七仞之堂國士紀之國工勒之國

人誦而思之名南之詠甘棠襄陽之碑峴首皆是物也惡用畏壘爲哉於是都人士善其謀越境而屬不佞道昆受事道昆故善太史太史故多今君藉令天未喪太史而文在茲職載筆爲無忝乃今已矣宛多作者琬琰在焉區區直以隣國子弟而仰今君何敢越俎隱君子更進曰古有之矣子不譽父臣不譽君親者尊者在則然無譽而近於譽也司馬孱在比隣無損宇下故所聞者近而切所持論者遠而公即宛有褒言不易此矣昔言偃學道而武城治乃得澹臺今也宣城之絃歌猶武城隱君子則其人也道昆不

依請述其言爲徽都人士敬諾

司理龍公遺愛碑

龍公起武陵世家則以材美傾公車籍年始弱冠出理新都未及下車庭中屏息以待至則法家長者無煩苛無枉橈無留行於是境内稱平訟者爭赴公聽所部善其無害移聽五陵六郡爰及三吳恢恢乎游刃自如平如一旁郡逋賦當戍者壹以新法比上刑公閔焉旁諭而曲貸之得減額逭死者若干衆巡行科察務持大體屏煩言摘必神姦按必左驗否必去甚臧必表微自部吏材官以至丘乘卒伍莫不奉公

若鑒鑑若鸞刀鑾公若冷風若冬日居常鄉文學急
儒生程藝勸功靡然顧化都人士謂公食舊德蒙故
貲不蘄廉而廉不蘄法而法固其所也至其受若沃
焦容若懸寓即閱儒宿學猶難殆天授耳所部課諸
聽直者列郡無如新都艮于是薦者積十有六章署
上考者累數十百牘期當考績司功多其才節而最
之太宰見之　廷考上上丙戌大計太守高公入對
部堂名及推官膺部議當殿守愕然歷詰曰理以治
行列高第殿者云何將謂其守疵耶才詘耶官常墮
耶理不其然守所明也抑或年少而力持三尺有所

守邪歷應曰三事固長非此之以計簿具在美無異辭何中也守正色曰三事不渝流言不及殿者何居如必殿理曆請先罷守時以謝境內部議且格卒貶一級而從量移報至新都舉國不知所出遠近相告莫不擗地而呼天境內何辜自今而失司理刑名則司理職也無論已迺若攝郡者一視縣者三或倚重而兼攝之居然豈弟君子也什全之績毀于片言九仞之功廢於一旦既往勿恤其何以勸方來吾儕皆將詣所部詣所縣相率叩閽願乞吾理還郡鄉大夫不可謂　詔令何則又以人主奉天治民爲民置吏

凡諸視聽率自吾民益天道也監大夫部使者為天子耳目是代天工逦其耳目罔不在民天高而視聽卑矣今也輿論不稽薦書不用咈吾民而奪之庇民何賴耶吾儕第相與陳情將因所部專達幸而得比河内願借一而終庇之借曰未遑雖加一日愈於已鄉大夫不可令不可反成不可干雖梲德車無能推轂借也則又以古之遺愛者居則有甘棠行則有尸祝公積勞六載澤在萬民厲禁方新其何敢議血食耤令得時而駕由是而大行即斯民無得而稱業已耤民譽起矣公不遇合而左徙不亦蓬累乎哉邦人

咨嗟久嘗波熄有如睠乎其後者遞至其何以爲後事之師無學戒往轍而改轅民無如矣吾儕第述功德紀之七尺之碑樹之國門碑在與在是則可爲也鄉大夫當其議則以碑屬不佞道民竊惟惠疑公曰嬰阻仲尼人不易知吾于在事者何憾太守公力抗部議惟賢知賢一郡二良守相交相重矣則境內無能重司理而司理不以境內貶賢古人有言禮失則求之野道路之口可當春秋茲而石代之言永以爲訓是役也庶幾乎三代之遺直也與哉

水部吳使君榷政碑

大司空制國用歲遣其屬之良者主告緡征入水衡以待邦之大事使者踐更而入歲會登耗以為差後至者務登其贏狠自以為潔其身而有利於國要以歲征有度惡能囊括而取盈如將迭相勝而遁相加非厲商不可以逞夫商殉利者也其黠黠也以利來也其攘攘也以不利往也往則鳥舉來則麕至其情則然商以為厲已也者而望望去之淹者或終年持久者或累歲必俟平者至或不召而自來彼其利在速化而息之淹且久非其情也平則不流不平則逝故曰民猶水也水部吳使君之榷浙也歲在甲申于

時則伍始寧告將名其廷下使君宣言曰自昔先王重本抑末而後山澤始有征乃今農什七而商什三莫非齊民也比年有事將作率仰給水衡籍第令惟正之供將不堪命申之以踰額重之以貫名是則使者之來商之蠹也王人將導利而布之下無寧激而進之上流且也天地自然之利　太上周官與有衆共之歲贏則贏歲詘則詘今日之事歲為政吾王其平而已聞者舉手加額安得此長者之言於是近者集遠者歸林林乎總總乎猶之苑積而川決也既又嘗於衆曰吾家世受詩彼采此穧不盡利以遺民古

之道也公等第以籌正上之吾第以籌正聽之一拙而
誣毋苛細毋競尺寸毋盡錙銖顧相忘於江湖惡用
煦沫為也鬧者愈益說退而喁喁使君推赤心如日
中天所不用命者有如此日由是屏騶儈息偵夫寢
竿牘塞徑賫五方稱平者如出一口而歲額有常寧
為叢毋為鸇寧為淵毋為獺固宜歸之者若魚鳥也
水部故攝城河歲久淤甚方舟或不能並濟而出入
互持即一舟留無行諸舟率銜尾擁塞豪者角力爭
道爭起而愈益不前甚者露宿浹旬鼠竊乘之矣使
君得其狀絜為令為之期甲日南乙日北亂次者抶

豪者付有司榜人斤斤奉行朝發夕達諸商民恨得使君睍相與爲之謳歌使君得代入朝大司空以爲歛五方商旅具在疊疊誦德無窮其長老吳鉉江圻輩數十餘曹以余備在世講願勒美政于貞石爲後事之師竊惟經國莫善于周公載在周禮可攷也關市之政一何恢恢桑孔利析秋毫棼然何裨于國使君於是乎識大體矣豈惟工父賴之夫楩梓豫章之材其比十乘干雲而上高百尺而無枝此明堂之器也次則扶疏條達大可蔽牛高名之欐以之材足賴矣拱把可桷可榱其枝下生蔚然容矣薪樵芃芃容

而無間斯可以變不可以材是則疏數大小之辨也使君操此以爲隆棟不亦鄉材乎哉君考氏國子先生故嘗以博士家言傾海內賓與與余同籍且同朝最驩伯子理括蒼以文無害徵入高等是亦有父兄之教豈直延陵季子之賢使君名之龍字汝陽舉庚辰進士

督課黄明府政績碑

自古富國之利則鹽筴居多齊伯吳彊皆是物也我國家設專司司鹽筴者凡六淮爲最餉舊額歲輸七十萬緡則常股存積並發矣比及嘉靖大農不共言

利紛紛大臣遞出始而增額十萬幸一逞而蹈不經
迄今相因有加無已則豫章之爲也既而加引價三
錢勒市新引乃發見引故事鹽毘皆發運始納餘鹽今
則刻期畢登方許發運操之如薪束斂之如箕張堕
彼中自利之計而不自明則南海之爲也夫鹽官之
文移日益數而私鹽之害政日沓即部使者治燕城
而城內外皆食私鹽矣東隣浙即入自浙南隣粵則
入自粵而江西南略諸郡　詔許割淮額而食其征
西隣蜀則入自蜀楚人請得如江西例　詔止之顧
其闌入者如故也北隣河東則入自河東即按部以

爲言卒莫之禁何者有司各有分土幸得及于寛政而紓吾民雖禁之猶弗禁也由是數者愈數奢者愈奢其勢背馳莫之究詰即鹽官笠而招之矣寧詎能保其不負塗而突哉且也鹽之急不急于粟粟價不在官而在民鹽之急不急於錢錢法不在上而在下何以故從其便故也從民之便則樂其食而安其居從商之便則願出其塗而藏其市此不易之道也真州當關市之吭淮南羣賈聚焉在鹽法歲發鹽八单单各五萬五千爲準已復增爲七萬三千矣旋復增爲八萬五千矣愈增愈壅下流不宣所司歲遣二從

尋更番程督之逗遛罪無赦於是操切之如吏訊掠治之如刑人藉令淫刑以逞而歲發僅僅六单即箠楚可加勢不行矣抑或傳其罪於季首繩之百端即日斃一人亾益也丙戌春夏則黃明府督課眞州始至宣言曰商以利來吾所以來務在通商而已又因而爲厲商何罪耶于是裒章程審經制綜物曲協時宜平利權屛文罔毋傷國體毋攖人心羣賈驩然歸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自春正月迄于夏六月巳盈六单所謂不疾而速不怒而威庶幾近之矣明府既畢事當報命御史臺會不佞屛居浮玉山于時鴻臚叔

一誠叅軍弟道賟及邑中親戚黄浩等無慮數十百人咸推不佞願碑明府政績以師來者則以不佞並爲令明府方以總角爲諸生是宜知明府深言有徵矣竊惟明府越君子之雋也其令武進也不亦絕塵而良哉相者直以牝牡驪黄求之目爲泛駕茲役也亦猶騏驥之服鹽車耳鹹䶣細務曾何足以當追風要以陳孺子之相漢安劉則自宰社占之矣明府之居眞州猶里社也其督課也亦猶之乎机上肉也寧足多乎顧吾郡之賈不啻粤之鎛秦之廬蓋農者不足于耕不儒則賈其勢然也賈之趨利也不啻水之

下獸之壙穣穣皆爲利往視彼幾幾望歳者殆有甚焉其情之必至若也昔人有言饗其利者爲有德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是舉也固斯民之歸于有德相與志明府不忘舜歌南風民則時阜政謂此也夫鹽鹽利藪故吏治患不廉即皎皎乎其廉直以矣自視而以眡視人其發也患不平而民無所措手足不平之弊與不廉鈞也明府廉矣平矣宰天下當如此矣然則斯言也夫豈一隅之言不佞請以是而勒之都亭之石

谿南吳氏敦本祠碑

余故受三禮則祭禮重於五經禮有大宗有小宗有太廟有寢廟必嚴宗廟而後尊親協仁義行禮之著物也在令甲仕者則合四代而祭之凡諸齊民皆降一等葢禮時爲大則變易以趨時是亦一道也新都故文獻國多秉禮之宗不廟而祠比屋相望尊王循古酌兩可而並行要之有采地而後有皇尸有皇尸而後有祭王有族有祖繫於一人今則否矣且也聚食無慮千指著代無慮九宗由後而祧五世則難爲前由前而祀五世則難爲後斯王制有所不擬古道有所不行以故世祖不遷而祠用士禮葢孝子慈孫

之心也郡中則諸吳甲族尤著谿南或統祠或特祠各有當矣虞士具長者行不言而躬行蓋以忠信而服禮經庶幾乎有方之士昔在癸丑嘗師近嶠為支祠其言曰榮讓幼孤未之學惡知禮意顧履霜沐雨夫非人後乎哉藉令宗祏有靈其何辭於九地吾宗肇基自唐宣議公始歷世支分自宋承務公始　國初移戍雲貴伯仲從之其季慶善公屢存舉四丈夫子其後滋大是為一祖四宗率祖禰而上下之凡十有九世宣議公則別祖也承務公則世祖也慶善公則高祖也顯盛公則禰也夫以榮讓之不類幸得而

祠事之堂爲區者三區爲度者五其中尸主別祖自世祖而下逹昭穆遆分祭之日諸祖在堂諸妣在寢妣則啓櫝而不出主第炳蕭而延之同堂祖妣以異而同章有別也有衆曰善既告成事禮相襲以爲常處士以天年終奉行唯謹伯子少府病其巳隘議將拓之仲子鴻臚曰然材木則考氏樹之壤地則伯氏度之宜無不可顧遺搆在猶以無改爲兢兢頃之喪少府不遑改作辛巳正月上日祠角崩鴻臚灑然異之兆當更始盬以有子而斡革以巳日而孚畢父兄之志與之維新則成巳事也於是中祠爲堂堂後爲

寢皆五楹旁爲左右翼亦如之政承務祠爲敦本祠署其堂曰敦本左偏爲居室一區居舉宗之無居者其後爲塾最後爲處士祠以舉宗以尸祝答有功亦庾業之屬也右偏爲書室二區居舉宗之嚮學者其後爲廩以廩粢盛最後爲廚以共鼎俎自宣議公而下凡十六世王堂之中冬至祭之以羣王祔外四區則四宗爲王本支各以其屬從時祭祭之異日者鴻臚君其曹亦以班祔祔則二十一世也既告成事以丙戌冬十二月壬午奉王入祠謂余彂跡禮家請爲之議禮余惟閭右莫非祠也率託先世以爲名高處士

習俗而一洗之即泰伯少微不主善矣別子為祖是謂大宗禮也顧今猶祖別子何居祭以備為賢無所不順之謂備周公既追王矣上祀先公其禮同無亦善推幽岐之心即七世之廟何可限也猶未也五世而祧歲終而祫先王制禮斯其義之盡仁之至也與哉乃今概於中庸不祧不祫澤湮而不斬世遠而勿忘烝畀有常心各自盡協於義講於仁以於禮而禮也禮不忘其本此其大經至如禴禘嘗烝堂皇昭穆禮之末節焉爾夫禮失則求之野孔子之從先進且然何所貴之貴其質而已矣廟主饗祠主文其致一

也饗者嚮也嚮之而後能饗也洞洞屬屬勿勿乎其欲饗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文所由生也如其文而成饗猶之南嚮而北轅藉使習如專門議如聚訟以文滅質文而不慙芻狗迭陳吾不欲觀之矣將焉用饗又焉用文處士以質勝特聞鴻臚居然長者子也是舉也余故為之擯詔載諸麗牲之碑

古瓦官寺碑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興寧中詔徙瓦官水北就故地建寺為慧力居寺集千僧裒然江左首刹寺故有三法寶皆奇絕其一師子國所貢玉像

高四尺二寸玉質瑩白形製微至經十載始至金陵其一戴安道繪佛像蓋居寺者餘十歲一云畫壁在焉其一顧長康維摩圖杜拾遺嘗乞之江寧詩稱虎頭金粟是也其以開講至者則竺法汰支道林遁講般若經天台智者大師說止觀其以游觀至者則王長史王苟子劉丹陽桓護軍何次道阮思曠具世說中唐仍舊名就中築瓦官閣李供奉登而有賦至今誦之後唐昇元中改瓦官閣爲昇元閣無何毀矣宋乃更始元更名崇勝戒壇　高皇帝定鼎金陵并包無外寺方就圮有待而興其後魏國爲園鳳凰臺西

地入魏國西園畢事隙地猶存正德中有神僧杖錫
至指故地而稱佛土投五體而禮十方且語居人異
日者此地大興佛事頃之居人見火光隱隱出地上
始異其言山西比丘覺恒善持戒律脩頭陀行就彼
中净土寺投戒亮爲師亮日持一齋夜誦法華經達
旦年九十色若嬰兒將大歸命恒往伏牛山叅印空
法師而受記恒如命隨衆二十年得印空衣法輒由
少林歷南海次金陵時島夷薄留都魏國居守聞恒
自少林至則以牛車迎恒爲技擊師恒徐徐日明公
必欲彌倭患報　國恩非佛力不可其依佛以貸十

力技擊何爲魏國然其言且就西園隙地治佰精舍
居人於是告疇昔狀從之諸長老言此故尼官寺也
井至今畱掘地跡之得片石貌菩薩天王刻畫精良
相好畢具其上鐫昇元閣三字厥有明徵乃就故寺
址而新之魏國自署曰古尼官寺以殿宇則衡三達
縱三重前殿主瞿曇左右華嚴鈔十四部中主無量
壽衛爲九品蓮臺後主毘盧左右華嚴經二十四櫝
手書者經二櫝前重門後方丈左止觀堂次齋堂右
淨業堂次庖湢客寮園林筦庫莫不莊嚴有如化人
之居完矣美矣壯以麗矣佰度金陵柳氏子法名悟

迎其後羣弟子自四方來武林袾宏爲上首恒歸伏
牛山立化則以衣法授迎迎脩念佛法門投豆而聲
佛號盡四十八石魏國多迎精進遂命迎嗣恒迎主
祝釐爲之代終而反始居未期月丹堊維新日孳孳
衆糧延十方耆宿率期三年一解代起若踐更或講
經或諷經或脩淨業或脩妙觀於是大比丘明安悟
勤圓愛自上都至可然自廬山至法慧自攝山至常
杲慧宗自峨嵋山至印空帥滿起自伏牛山至方内
如期而集無慮數千百人佛事中興殆非虛語迎度
二弟子皆出金陵眞權嘗赴峯林王無遮大會眞

專脩白業嘗枯坐寫經是歲余習靜太函迎並遣二弟子以寺碑請余惟吾儒閑闢以距釋氏不啻華戎難令設天網該之一何數也金陵鉅麗六代之所更都其時總總林林居然佛國卒之黍屋遞社一切與之俱頹比及千年無往不復　高皇帝南面而立當王氣而建名都文武聖神非輓近世諸儒所及乃若苾蒭相摩蘭若相望概諸六代有如畿甸之視要荒通西極以化中國未嘗以為不經也者而黜之于時爰及尾官翳然再造猶夜始旦猶魄始明國隆則從而隆其斯為日之卯月之庚與治同道罔不興矣要

而言之有興寧則有慧力有慧力則有尼官由是而竺法汰道林智者從之彼一時也有　太祖則有中山有中山則有魏國有魏國則有留後有留後則有恒有迎由是而燕代荊楚梁豫諸賢從之此一時也借曰消息虛盈時乃天道準諸古語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如將詰其所由來即世儒無容口世主無容心世尊無容力矣尚安事碑二弟子奉足而三請曰固然吾師望此久矣此在世法願徼惠仁者一言余嘗從文殊方丈室中聞不二法是故無世法無出世法無法法法亦法謂不二何不二之云默然而已長

者子盍歸乎諸賢聖之聲蹟具在有之其問諸杜拾
遺李供奉無則問諸維摩

太函集卷之六十四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碑七首

少司馬徐公平羌碑

自漢通氐羌中國率用覊縻以弭邊釁我　太祖定天下遣御史大夫丁玉佩平羌將軍印撫平之除道繕關列戍以守經略松潘威茂四鎮特置副將監司歲發度支一再行賞彼中四十八砦夾道而居時生我心出没行刼戍者私增歲賞彼益無饜一不得則橫行兵端起矣昔在嘉靖宿將何卿討罪河東　今

上建元九縣奏績時方與境內休息乃罷師七年三
寨操兵分部以鵰剿告捷比者國師喇麻頁黠悍爲
渠率糾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曹刳牛心埋詛石爲
誓爲盟斷木籍名爲從約巢集黃沙壩掩殺材官二
牛羊用人千故副將出行邊掠車蓋去西笠佛子諸
羌氣偏頭結賽嚴事之乙酉春西來與之語歲作亂
大羌運衰而曹倍漢德不祥毋自及偏頭力請解從
約諸羌不從彼獨信佛子言乃匿其夏楊柳寨西
吹牛而犧倡言壽由太平堡市牛家諸羌羣起而囂
攻諸堡索購寇入百戶陳克勤死之故開府以狀聞

用他事免　上內廷臣議則以京兆尹進御史中丞
代之中丞奉節鉞趣行以良月至至則宣　上威德
馳文告者三諸羌益張不報則聚攻平夷堡扶鹵人
腸緣牛角驅牛奔而寸斷之會陳直指按部中中丞
相與畫便計請減採木三之一歲賦什之三緡此以
佐軍興即力詘庶幾可舉既則以留部將代監軍議
賞格諸便宜請　上悉納之乃趣發諸蕃兵刻期而
會丙戌正月諸羌環擊蒲江關參將朱文達突圍殊
死戰郤之始通東南道諸蕃兵畢至中丞移鎮永康
屬總帥李應祥進次鎮平統諸軍事布政使朱孟震

督餉副使王鳳竹叅議謝詔監軍紀功先驅則故總
兵郭成將叙馬兵七千壁黄沙壩扼虜吭中路則叅
將朱文達將平茶兵五千軍茨溝擊虜東右翼則遊
擊周于德將播州兵七千軍百勝營當前茅左翼則
遊擊邊之垣將酉陽兵五千軍養壩腦揑後殿中丞
授成諸將急下河東而後及河西壁虜而闚穴中速
者勇者勝軍中立一白幟諸羌內附者諸軍毋入弭
虜不用命者徇立一赤幟邊人被虜者徒手伏幟下
悉縱之還巳復檄副使周嘉謨駐綿州宣諭近羌毋
王逋毋濟惡仍分兵駐小河以防奔佚務得算完二

月庚寅誓師分道而進渠率聚黨犯歸化營我兵前
茅伏擊之獲喇麻灣仲中軍佐轄綽兒栢斬占柯諸
將乘勝長驅分擊者得八砦夾擊者得六砦合擊者
得四砦逋寇再北合而尾擊之莢厓河東平獨粟谷
恃險不下河西則偏頭帥小姓九寨膜拜乞降諸狂
寇自如猶阻河為勍敵中丞筴以潛師出其不意可
必有功歸師乘粟谷之懈而擣其虛可底績軍中陰
治桴宵濟猶破卵而覆其巢中軍先登諸將分兵破
七砦粟谷懈無備先驅夜勒簡士三千襲其三砦破
之虜其酋追餘黨至白草乃罷連兵擊牛尾柵斬父

子二首餘寇西奔扶死二三戰皆北寇窮赴黑水河死
兩河悉平諸殘寇竄伏而跡偏頭乞居間請款順仍
羗俗獻埋奴爲誓華浮賞比邊萌監軍乃告中丞中
丞聞狀而肅立臣奉　詔剿撫何敢貪天功必其納
款由中待以不死于是諸砦面縛稔寇二十三人請
命總師監軍大會諸部開和門受降人人嚙指呼天
渝盟者如此誓軍正引諸埋奴埋各堡羗衆阬之湼
土周身露其首諸妻子爭飼埋者哭聲相聞疆吏受
命中丞業已城黃沙壩六月丁亥下令班師諸降虜
奉壺漿犒師師入秋毫無犯於是諸軍獻捷計擒戎

首三十有奇俘馘壯虜千七十有奇破硐房千六百有奇諸鹵獲無筭既飲至部使者東鄉百執事宣言中丞居首功中丞避席曰嘻頃者軍政拾遺應祥即王成隸尺籍文達課殿去官在法臨敵易將者危將能而不御者勝于是釋成留應祥文達乃悉從長大計罷故二監軍就近擇可者遷秩以代　詔屢下士氣作民力紓此皆　天子之靈明見萬里外按部在事奉廟略而紀綱之決勝由上將軍戮力血戰由諸部曲其較著者則監軍之力群大夫之勞也非是則臣席藳且不測寧敢言功既而部使者課績以聞

上進中丞右司馬督撫如故總帥而下諭功陞賞有差蜀父老多中丞百世功請立石以張殊伐道昆嘗佐邦政從鄉大夫後幸侍中丞同朝二三將率從事行間嘗爲推轂乃今戰績具中丞封事監軍紀事其程校其辭嚴因得以揚扢而銘之以備勲府銘曰

聖武斯皇威加寓内無遠弗賔東胡伏辜南夷削迹北虜稱臣蠢茲冉駹格我　皇祖咸與維新勞來歲時周澤既渥綏柔以仁族類滋蕃乘間作慝翔羖不均哀此冥頑孰爲瘝瘵勿問狺狺天厭羣氐兕奴首難構結比隣被甲荷戈負嵎猛噬喋血城闉翔羽九

關帝赫斯怒乃詰戎兵簡在卿材帝曰元太命
爾專征將帥偏裨弃瑕使過要以孟明迺擇監司蒞
軍行灤殿最是程迺濟遠輸迺懸上賞閭伍驩聲迺
定訏謨文武並用以戢以平桓桓中丞對揚休命律
以師貞硎發河東勢如破竹兵不留行其西怒流猶
然負固抗我靑旌中夜銜枚杭葦可渡駴鼓彭彭一
舉燎原回風東指無殖不傾昊天明威假手天吏殲
此貫盈日次實沉猶然雨雪獲獸待烹亦旣濟師商
羊出舞桴駛如萍暑雨蘊隆因之道暍師旅亾娶
帝德統天蚩尤闢路鐲鐸鉌鳴偉哉煌煌乎漢通西

南祗勞遠略力殫殊方我神武師其徒三萬亦既張
皇威戒程期自春徂夏三月齋糧列砦土崩兩河[illegible]
下京觀相望我未前聞埋奴自矢怵彼跳梁白泥獻
邇白草受賦不刃俱降國士喪元有孫敵愾丘首堂
坊平羌賜金内之掌計用比牙璋荒服敉寧力臣攸
賴爲憲萬邦既奏膚公薄言三錫荅此非常蜀山有
銘揭之千仞皦日同光

海陽荒政碑

新都據四塞生聚滋蕃計口而供歲入不支什一灌
輸率自境外至歙則嗸嗸海陽當郡之中民殷俗靡

方以內或以爲陸海也者而爭趨之故事夫里職供
需亟奔命上戸職部運等而下者俟有征訟者相乘
而闘多財堅守勝縣大夫丁元父至孳孳務休息之
其言曰民勞吾爲之節乃放公役革羡征民健訟吾
爲之平乃屏赫號舍鈞矢無已則薄罰擔石廩以待
年則又曰幸哉屢豐穀極賤矣極則必反吾爲之儲
故守令法常平令赴義者籍名輸粟既出境率逗遛
不輸願卒成言有備無患先是江以北不雨殍以澤
量　縣官蒿目憂之無能救死於其吻比者江南旱
澇並至數千里無年不者賈集價翔分部遏糴久則

彼中浸踊厲禁有加　詔旨不行糧道幾絕雖有刀布將安仰給乎疇昔始饑編戶告急元父中䜣境內已逋責息遠言饑浸甚則遞發官民倉平糶兼賑甚而有殍則區分而鋪餓人爲麦二百十有七區分鋪四萬八千餘口単騎周視莫不人人𠫊疫大行徧給醫藥療者三百二十曹莫不人人起樗道殣無慮數十百分遣藁𣞣莫不人人周隣邑或禦禁褁糧或攘窨粟饑太甚懼將效尤宣言周禮保息養民重以安富必其善自保而後遺之以安保者何畏天命悲人窮也其在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天灾流行明威有

赫鄉隣之肥瘠豈秦越乎哉而可坐視邪僭不畏明
殆將不保何以安富慎勿攖人心得食則得其心得
心則得其保保則安矣自今都置一簿都正職之都
内閭右若而人品有幾閭左若而人品有幾右之右
者差毋錢爲等錢百萬者輸二緡推轂多蓄善賈者
一人爲之宰鳩而聚宰齎而貿四方不憚高價脩塗
務在濟急歸里社最下者鋪如初下者賑之無所問
中下則貸之粟秋成則宰征之出陳易新以爲歲備
其出入則都爲政官不預聞此不世之利也有衆唯
唯君侯英之良信而行之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第

歲終當上計獻歲且下徵書居頃之君侯非吾有也藉令觀望如嚮者石田何賴焉萬衆相率而叩監大夫部使者為令留行并疏以聞胥後令銘曰賚此邦兮良有令恫不歲兮亟荒政創繁苛兮載清靜矜無告兮延殆盡千百億兮易司命貸資斧兮來轉運鼓義聲兮徠嚮應羸詘通兮膏澤濡凶為豐兮民底定當朝車兮遮入覲願獨留兮為民正終康功兮永無競砥巇巖兮崇十仞勒上庸兮式如鏡命來茲兮儆承聽

李令君遺愛碑

姚令君應召去歙歙尸而祝之父老曰嘻令君去難爲後矣　縣官重歙歙巖邑則授李令君鄉大夫迎之都亭父老私問新令狀不佞盱衡而語斤斤乎令哉良民其有依乎文武備矣令君由豐城起故嘗佐太公爲政於其鄉凡諸邑之便宜民之疾苦明若觀火始入境率武陵之舊而潤澤之鄉大夫以賓射至者稱其恭都人士以程藝至者稱其鑒庶民在官者稱其察征者輸者稱其平對簿者稱其神明受成者稱其練居三歲政乃成仁賢益親文教益洽舞文干紀者益遠持衡者益從輕訟益不煩臨事益斷於是監

大夫部使者上治最自太公以下皆受封　上九年
命有司復畝以正經界太公故爲黨正疆理豐城令
君以身代之視土均如指掌乃條爲要束誓都鄙鄉
遂丘閭里分區區分畛表區有樹表畛有築表地有
版表形有圖要在用人屈羣力以從事里擇殷厚馴
謹者一人爲正載筆者握筭者持弓者參相從日有
程旬有計期有會用命者禮之加一等不用命者有
常刑既絜令而布之有衆喁喁待命未及首事令君
弃後母喪聚族而謀上書願留艮令以終大役將發
而代者出乃復踟躕請留令君王域中迓代者王庭

內不佞唯唯二令令將遊不行且執政故得君直以不奔喪議其後令君孝寧詎敢尤行矣于時諸父老祖之境將建祠事如武陵會有　明禁有司毋得輒立祠議亦格則皆造不佞請屋豐碑以代特祠竊惟宮守不啻遽廬日暮而登俎豆非淫則諂所否者惟武陵乃今奉　詔止之善矣要以甘棠勿翦宜莫善於碑諸父老繫令君所饗者五稔之利耳加之旬月其利弘多俛得之而俛失之此天無意於歙也亦越五稔其効乃彰不佞將為父老碑矣既而江陵務督責甓程期而殿最之代者甫下車環走四境率取辦會

卒幸毋稽程舉國有如棼絲愈益不治自　國初則壞成賦遞經野者三相沿餘二百年舊籍亾而新籍殚矣雖有巧歴孰爲章亥乎哉藉令令君幸留則不世之利也人存政舉固非虛言及今君起補武成徵入爲御史諸父老復以碑請不佞領之則以歛德令君非德御史會逢其適朝拜御史而夕碑之人將謂我祗爲御史碑非令君以也成言在耳姑徐徐及按部遼東彊有力者擠之閩臬會太公卽世乃奔豐城不佞納諸父老言吾今則可碑矣昔史遷傳循吏首公孫僑古之遺愛歸焉仲尼命之曰惠夷考其寢尺

籍鑄刑書豈不懔懔一則曰能食而不能教一則曰惠而不知爲政孔孟猶然少之何以故愛克罔功故也夫政者正也豈以彊教之第以恱安之是之謂正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是之謂正儕猶衆人之母耳父道謂何蒼鷹乳虎牛羊用人酷矣抑或驩虞著愛浮慕循良嫗拊之涸沫之日不暇給比周相昵猥自以爲得民和民和非和羨直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耳昔云夏日之日孰若冬日之日可親觀夏則用事南方職在長養冬勞而息萬物不生夫人之就日如彼而日之功用如此將何居乎且也蕭規曹隨日飲醇酒

而寬獄市似矣太尉之代汾陽旌旗改色豈必郭之右而李之左邪令君窮獄市樋神姦或以爲鷙假令相國在寧能廢士師乎　太上能以寬治民聖者無爲之化也不得則思其次仲尼先得我心嗟乎此亦令君之心也如此而後可爲民父母百姓可使與知茲以石代言則道路之口在是矣

監司袁使君平寇碑

頃者衛士課皖城特設監司分部五陵六郡治秋浦控上游比年屢豐兵革不試迄于戊子荆舒吳越徧凶郢都袁使君則自掖垣出分部始入境輒檄有司

境內嗸嗸毋令易動第儆郊鬫集保甲以備非常是
在鳌計歳之杪守令以上計行使君蒿目憂之申令
惟謹先是皖亾命囷楚東略其渠魁爲劉汝國虞夢
星伏莽聚徒乘間竊發𨽻而入寇橫行太湖宿松間
焚民居累子女虔劉標掠惡貫幾盈尉史發卒捕之
往往遇害由是遮朝車禦都使流刼四出捕者悉殲
前茅甚則突入宿松市中蹂躪諸閭右梱載而出莫
敢誰何郡以狀聞檄萬戸陳鉞千戸司邦典勒兵討
罪羣寇自擇便利堅壁二郎河樹黃旗納丁壯閱士
馬張軍聲發窖粟以餔餓人嘯聚日衆逝將負固遂

拔營而據陳漢山二酋幞頭緋衣登山睥睨結陣直
衝而下無堅不瑕前軍既崩後軍以徑仄不得進皆
敗績陳鉞死之司邦典被創而獲賊巢僅以身免于
時寇虐滋甚聚不逞數十百人汝國僭號濟貧王佩
大將軍印乃拜陳養初爲軍師李淸等三人爲前部
爲文禡祭語涉無將留都臺省以狀聞　上命諸開
府監司亟須滅此以安境内先是袁使君發秋浦直
趨太湖率守備萬鹿年材官郎子機部兵七百先至
開府周公自吳趨皖檄中軍陳懋功材官黄希賢等
勒兵八百至如期操江中丞王公率中軍王艮勒水

軍四百泝流而扼之江壖至如期會是中丞邵公撤
江防道武昌道各提兵以距其西先後畢至寇惶急
移營柴家山山壁立萬仞有奇斬然僅通鳥道乘危
四顧夜襲斬營損戍士百二十曹杖州倅二十乃免
頃之襲黃官聲營中軍先覺內外夾擊寇敗而遁故
巢開府悉以兵屬使君且授方畧賊巢徑隧五出第
分五營距之攻則合攻守則堅守完策也使君敬諾
虜在吾目誠如開府前籌遂誓師部署諸部伍則以
皖城魏郡丞樸如爲督姑孰楊郡丞際明爲監攝郡
事張司理程給餉諸大夫唯唯二月癸巳使君躬率

魏丞深入近壘覘寇嚮方偵者言寇避銃師將潰圍奔師工山背後舉使君心獨喜幸哉虜入彀中脫據險以老我師仰而先登殆難爲力乃令倍險趨易吾其以王以逸以飽待之寖假寇持兩端尋未必濟佯遣間者陳恩執旗入壘諭寇來降得寇屬一人曰虞十五繫其妻子縱之入巢十五乃說二酋若降則一宰夫事耳不如乘師未集斬關而奪師工山剿人而不制於人猶爲得筴二酋曰善使吾儕得志師工山荆舒虛矣撫劍東顧下吳越如建瓴大猶可王小不失霸比還報使君乃復誓師寇逸必出南陽陳懋功

伏所部遮擊之必潰而散各營分布各路至則受命協諸軍勉矣開府有令二酋爲魁諸徒黨罪無赦諸脅從者從末減諸囪掠者生還與其馘也寧俘毋妄殺諸軍唯唯丙申始旦蓐食陳師二酋率衆突南陽遇陳懋功而敗汝國被創中矢殊死走東冲山陳養初伏誅俘馘三十餘級潰而散走劉河兵邀擊之斬獲稱是金山兵邀擊之斬獲稱是萬鹿年分兵大索斬獲過之庚子獲虞夢星辛丑獲劉汝國餘黨皆就縛不啻九十餘曹通計禽斬二百五十有二人釋脅從者無算蓋移兵僅千八百餉僅三旬自丙至辛僅六

日畢事自風沙以降不捷于茲諸守令畢計而還稽事登場功起矣諸父老郊迎守令誦使君功使君謝曰是役也開府壯猷諸將士戮力國臣何有焉既則述功軍府軍府謝曰是役也制勝在　廟算宣力在監司於繼何有于時新都郡守相帥六縣大夫述全勝以命道昆勒功在司馬道昆不佞為之碑而銘之銘曰東南不歲殄以澤量救死于吻從目胥戕蠢爾二遺荆舒邉孽烏合鴟張弄兵騷屑胡然樹羽胡然稱孤于我甸服撓我師徒事聞　太上命監大夫飭爾戎部嚴期奏膚栢栢使君文武具足批亢擣虛矢

不遺鏃乃命左廣率西太湖深入罙阻即𢑱而虞窮
寇狂奔南陽取徑一旅當關林林響應師不及月戰
不及旬執訊獲醜其捷如神來牟畢登都邑如堵悉
稅鷸冠歸爾蓬戶藉兵未熄二麥不秋不殭則寇其
從如流荆舒既懲以一戒百三輔無虞　九重載色
歸而飲至康爵攸同具曰保障專臬之功專臬不居
歸功開府稽首萬年歸　天子所昔貳邦政與聞于
鄉豐碑七尺以象太常

涇縣新建義勇武安王廟碑

先王封漢壽亭侯爲前將軍假節鉞督荆州事卒之

殉漢謚壯繆侯及追封始王重王也荊州爲漢根本北距魏東距吳武侯扃天府而委之王無庸置輔此其倚王者重任王者專本一摋漢事去矣人言謚者嗛王自大瑜不掩瑕要非以王嗛王以漢嗛王耳王從先主起草澤僅鼎立而顛非有風后力牧之神崇伯子千羽之化牧宮牧野之伐蕭何鄧禹佐命之勳浸假帝如勳華聖如尼父卒然而叩鄙夫訕里婦率不知其誰何一舉王號而問之無不人人知者盖天統五氣地閡五方人效五官帝分五時故玄武以之填北極大士以之宰西方此亦夫人能名之夫人能

嚴事之矣王秉火德熒惑應之顏如渥丹騎如赤兎蓋其徵也陽明用事如日中天先天則維南當乾後天則重明麗正正大光明之氣塞于兩間以故肹蠁萬方尸祝千古無論都門當闑蒲坂瞽宗楚蜀神游西南血食普天率土靡不社而稷之視玄聖素王之宮龍象莊嚴之域爲滋廣矣無亦正氣磅礴傳諸神明生不王而死王殆將以萬世爲土涇爲宛上邑耒及廟王廟之自縣大夫張仲始歲丁卯伯仲與計偕將渡淮仲病洩小愈中流舟陷伯襆仲躍他舟仲大悸而殊伯望桃源禱王廟下即尭文溘死克文寧獨

生藉令兄弟以喪歸父母將不保七月晦仲乃大歸舟人許之將就木羣聞神降而語仲操心良幸爾兄弟同心終不客死遞禱遞應旬有八日乃生蓋古未前聞視號趙尤異後戊辰癸未伯仲遞起家如神言仲令涇涇人稱神君矣卜地為廟得熙陽觀之西南經始則令度之經費則祿之羨不日成事民不與聞勞而不施殆將以答神貺竊惟民教有三重祭居一焉在祭法以死勤事則祭之以勞定國則祭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王具矣生為社稷之衛沒為神人之依揆之禮經宜在祀典且人倫有五君臣兄

弟朋友參焉王以爲人臣則盡忠爲人弟則盡弟與朋友交則盡信三善皆得吾無閒然遲爲文獻舊邦令以神道設教將令父母師帥儼然對越於俎豆之間諸父老將事子弟駿奔庶乎神明之及交默成而信則王之神益王靈益爽其惠有衆益無方縣大夫殆出此與非直爲報永以爲教焉耳更生事非怪非神語具二三國老大都肉骨而生死者伯之精也王之靈也司命之提衡也張仲孝友之徵也苟求其故吾將以不語語之

虞部陳使君榷政碑

竊聞先王重本抑末故薄農税而重征商余則以為不然直壹視而平施之耳日中為市肇自神農蓋與耒耜並興交相重矣耕者什一文王不以農故而畢蠲乃若譏而不征曾不失為單厚及夫壟斷作俑則以其賤丈夫也者而征之然而關市之征不踰什一要之各得其所商何負於農我　國家成賦萬邦於農重矣縣簿則田畯郡倅則司農守令拊循分部程督總之方伯蒞之中丞時其豐凶省其登耗為之勸相為之調停時羸則張時詘則弛其官則備其澤則周無亦天民之天王業之本也關市之政王人董之

舟車則佐度支水衡則佐將作所部遣尚書郎至以
歲踐更授以專成即監大夫部使者無所預歲之所
入所部受質攷成課最以聞乃更授事一何重也重
農則重重商則重重農則密重商則專蓋厲商則厲
農商利而農亦利矣水衡之入溢于舟車浙當萬貨
之區南關則江海襟喉之市大司空擇可而使蓋褒
然首舉之比歲洊饑野無青草即糠粃無及于菜色
奚暇問材木哉族賈散而之他不且守株坐槁耳虞
部陳使君至進有衆而誓之庭天災遍行農商交困
太上議蠲議賑甚則議捐內帑議遣近臣有司挚挚

奉行務宣德意議平糴議停徵議灌輸議稱貸議移粟議設廠不啻家至人曆之盡不遺餘力矣所學奉天子命來王告絡凡茲五方之民皆 帝赤子歲之不易亦既三年傴僂若負恫瘝寧忍攘臂而仍末利即 縣官有額請寬之自今籍正關者有常第毋關入籍小關者損額之什二一歲計幾及則遞减之乃若斧斤不踰境負載不中程悉罷勿禁誓諸駔儈則曰爾曹行貨猶之行媒務結二姓之驩其利未始不相及彼或因而爲利率務自封外食爲蠹內食爲蝨此之謂蟊賊害良必多凡諸化居爾曹爲政酬六貸四

主於相沿豪則併吞奸則輾轉弊弊也久矣吾來已逆羣不逞毋復近關弄爾瑕疵與之更始自後第齎金入市而質其平彼此互交秋毫無所貸仍絜爲令相與共守之往者族賈有蔣爾曹居其什九付之司市即析骸安足釁哉吾惟羸則取盈溢則小殺甚則大殺亾則宥之咸與維新及今不用命者罪無赦於是族賈欣欣然交相慶也使君父母乎吾儕於是乎肆怙恃矣諸駔儈虢虢然交相儆也使君神君乎戒之戒之毋自及也于時大疫屢作使君患之則以河隍屬城而東專達如脰壅不治亦足釀災當署而疏决

之躬自為植既告成事民以不災就河而分六區乃立六柵東冊西筏魚貫相承出入有期毋相溷毋相越櫛比鱗次恢恢乎無留行近悅遠來頌功如睹河洛秋復不雨境內外若焦深惟農則有禾商則有材木竹箭薪櫵之利乃今赭山竭澤與龜拆同無禾則無農無材木無竹箭無薪櫵則無賈矣徧走羣望暴露而雩乃集黃冠籲天而告上帝畀則歸已毋播雪於齊民八月生明壇墠畢事詰朝大雨乘桴若建瓴乃若窮而無告則賑之儒生有急則賙之疾者命醫療之暍者烹菽飲之其有不居其惠不費平平蕩蕩

其王道也與哉朞月政成使君既得代良賈汪埩吳
鎡輩命嚆矢者六人則帥其黨數十百曹槩使君如
明河如析木願伐石南岷以頌功德第難爲辭疇昔
西晉東吳則司馬碑之矣使君起楚二千石方思善
推轂之其子伯雨蔚有父風嚴事司馬六人者第紹
介伯雨徼惠太函善言必三其斯善之善者也竊惟
晉弭脫巾之變壯矣哉其解難也如遼之九其相代
也如尸祝之工刀匕奇矣吳當歲穰慕平政如饑慕
擅以彼其材於権何有雲中君之出也阨於無年孤
立而當羣有司爲之肉骨生死癘則爲苦心旱則爲

其霖甕則爲芟萎則爲樹其事則官守也其勞則官常也上之不失故物下之不負嗷嗷蔿目薰心非直手足烈也故司理龍君御同對公車項言使君爲楚之良蓋左史左徒之後乘也此其經國大業惡能以使事爲有亾吾聞晉有垂棘吳有璠琨楚有白珩皆國寶也白珩則產于荊山攻於和氏即珪璋瑚璉莫之或先不佞三仕楚庶幾其得楚乎請以是張楚

婺源縣萬令君生祠碑

婺源爲新都巖邑其民儒什五而農什三山盤據居多農受田少其疆四塞不利灌輸穰可無饑儉則艱

食令子民如父毋非教之難食爲難萬令君起[illegible]
章癸未授婺源令始卜宜子滕二姬歸並遣之[illegible]
無用果矣比入境一童僕從出治程書退則據梧端
坐甲乙歲並入務休息以宜民從政者毋在官胥命
來會催徵者毋代納令民自輸止追呼弛摽切暇則
進學官弟子程經藝勵躬行蓋將與境內相忘無庸
昫沫丙之歲爲儉丁戊巳皆無年乃停催科罷對簿
釋逋坐息違言出舍省災降服而走羣望條上便事
請發倉而三分之閔茲嗸嗸毋煩期會而驅之路分
屬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有質行者籍饑民而等

之三最者賑之次則貸次則平糶既發穀募舂爲米以省轉輸平賈視豐年石穀當兩四之一斗米當銖五之一令既布民浸有瘳令君曰嘻此旦夕計也其何以待方來乃盡發縣庫金佐以歲俸分遣彊幹吏出糴境外令富民赴義者與俱自贛入于饒有遏糴者先移書郡縣懸法厲禁之道既通舟銜尾抵城下禁市賈毋閉糶儈毋操利權出糴者毋外寄爲姦負戴通隣邑者毋擁格糶者毋糅毋浥糴者毋烏合毋鬻張論質子錢者毋取盈操券者毋取責當殺禮者毋已用有田者各貸佃戶畝一斗毋坐視流亾奉檄

設廩以餔餓人如所布法既則以地有遠近至[illegible]民徐無如計日給米使自炊視就食便于時菜色稍退民用不恇令君曰嘻此旬日計也其何以待太甚哉也鄉自為政則一鄉完族自為政則一族保矣乃播文告諭禍福示勸懲天災流行何邑蔑有有周荒政散利居先薀利者不祥是天道也義在隣里鄉黨有亾相通奄忽背馳恝若秦越無不仁甚焉吾居邑五年不啻家至而日見之矣其族各為族鄉各為鄉閭右若而人宜任賑或以粟或以金閭左若而戶宜賑于人賑無徵貸無息用命則榜其門曰尚義不用命

則榜其門曰不仁尚義則有旌吾得請于當路矣長
高者予章服次則州史紀之次則閭史紀之不仁者
不齒于鄉有辟無赦浸假憣然改慮知以義終與之
維新更署尚義令既下分遣馴謹者程督之敏捷者
譏察之婞直者尾其後而覘之務核實毋爽歲復旱
雩祀山川羣龍挾風雲而升雨大至歲大疫死者減
門躬禱土神令國欽任其咎有衆無罪願丁不肖之
躬徧召良醫開局施藥都鄙就邑鄉遂分區暴骨積
屍悉施棺斂遇老稚病殊死僵臥路隅命給食食之
寄養濟院貲明四至收而養之四門民閒老稚無依

悉令有力者收養猶慮民隱未悉設匭以求直言拊
循未周躬歷四境即深山窮谷跬步不遺胼胝焦勞
躬不遑恤則又曰此歲月計也其何以施于無窮昔
張守公置廉惠倉善矣久之廢圯乾没無稽其後徐
守公議社倉善矣無何而遷亾其籍者半竊惟立倉
儲穀莫如置田豐則市穀以增田凶則蓄穀以待賑
什歲五稔則五增之田歲益增穀歲益廣田税多則
立戶少則附里中有租無庸取諸租而給縣倉名[illegible]
一籍倉授里胥出入必關白而後登其曹具在歲終
覈實乃始践更此經久計也由縣而達之郡國其諸

百世之利與條上所部從之未及行而　召至竟以單車應召垂橐而行鄉大夫都人士若諸父老夾衖送之履相錯于境徵車既北聚族謀立生祠得地廉惠倉之隣從事程環胄子程子元耆民張元爲植既告成事儒生游大爲帥諸父老謁不佞碑習開令君政無不良救荒爲鉅策無不舉倉田爲奇夫夫先得我心敬聞命令君既拜御史坐言事移劍州客言海陽將祠曾令君乞碑司馬及御史以言謫遂寢不聞二邑之役偶同婺源得矣門人汪良楨洪輔聖黃日升具曰否否自先生稅駕奉　詔徵婺源令者三君

漳浦若蘭谿皆民譽也皆在臺垣矣祠未之遂何居

兩君在學豐年絜其勞不能以半海陽亦猶是也在

禮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今

茲是已斯民也猶之乎三代直道之民乃今待命先

生吾黨幸得卒業二子並出令君門下以尚書與計

偕率其言有得于疏通知遠之教矣不佞敬諾是爲

碑

太函集卷之六十五終